莆陽文獻

銘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見本傳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既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萬狀其佳冢幽致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蹈踏而迴視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是檢身遠害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因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

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惧亡繫于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执惟清執虛如盈君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陋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山路銘

劉煤 字仲則工部尚書謚文惠

自游洋山行九日抵延平之西芹萬山索結一路如線僕輩負戴穿溪躋攀未始有失既得驛路時蹶而踣者莞尔而為之銘曰

遇險則恐居夷乃肆恐故無虞肆實多墜子胡不覘

天下萬事易之則難思難則易越栖會稽吳亡可待

葵丘色矜會者四解毫釐失探霄壤成敗嗚呼戒哉

無有細大

箴

律己以廉　　　　　　　　王邁 見本傳

惟士之廉猶女之絜苟一毫之點汚為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馳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古者於民饑溺猶己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乎入室笑語飲醲啗肥出行鞭朴曾痛瘝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

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飾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暗

蒞事以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若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汗流浹背日不辭難警拖計功

夜不違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主靜箴　劉閔見本傳

太極之體惟貞而靜其在人心是之謂性惟性而動
五氣順行其在人心是之謂情至虛至明不偏不倚
乃性之德惟靜之理率性而行毫釐不差乃情之德
惟動之和體立用行動根乎靜根得其培支達斯盛
主靜之要敬以持心不覩不聞必戒必欽壓慮不生
一疵無蔽儼然若思對越上帝事物之來必精其思
隱微之際必慎其發無過不及斯情得正酬酢萬變
主翁常定事應既過鑑空衡平動靜循環一理運行

乾乾不息馴致聖境伊顏何人在乎自說

老人星贊　應制　　吳希賢

按志老人星在弧星之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見則治平主壽昌故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某年月日是星寔見臣某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弧南之虛秋分之旦候者告言明星有爛稽之占書曰玆明星其瑞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　天子萬壽萌有老成民有耆耉茫茫壽域八荒一區天監在下而壽豈徒書曰介壽曰攸好德德焉而壽斯謂平格皇有顯德天命用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匪力之求爲

國上瑞小臣作賛敢告有位

雜著

噫二篇　　黄滔

或謂聾者曰師曠也瞽者曰離婁也無不悖其辭之戲或謂魯儒曰顔閔也蜀儒曰楊馬也無不喜其辭之美是何彼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而反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斯大臣也盜跖華胄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銜珠而奚蛇龍苟醢身而匪龍噫

帝王伯　　鄭厚見本傳

東鄰畜一牛累糧逃之七日得之岩嶷之中纍纍然一羸牛耳舉家喜譟皆有德色其比鄰且慶之矣雖屝屨之與糧糗之費筋力之疲失吾故牛之肥澤不恤也西鄰之牧者日出而驅散之夕而佸之無屐糓筋力之蠹牛濯濯然日滋矣牢而涂之闔戶而入牧人與其家若無所有是故堯舜性之而人不知湯武身之而人不疑五伯假之而天下賀

豫齋説

陳宇 俊卿從子知梧州

昔周茂叔每令學者尋顏子樂處予讀易至豫之九四每思此爻爲豫主欲尋其所以豫者而未得及觀兌之大象有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始知豫之所謂朋盍簪者亦此意蓋豫卦除下一畫則爲艮而九四正當艮之上篤實而有光輝宜其大有得而且勿疑也艮次兌有兌之朋友講習而後有艮之篤實光輝此四之所以爲豫主也此衆爻所以必由之而後豫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一日訪阮初菴目其

齋扁曰豫始焉未悟其易初爲豫之意久之乃若有得於心蓋初則雷在地中復之時豫則雷出地奮豫之日有所存養於中而後有所發見於外此可以見阮君之所學也予因以前之説而質正阮曰此固朋簪之所以盍也他爻亦可得而聞歟予曰豫卦除四爲豫主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以豫爲豫者也二之介于石五之貞疾不以豫爲豫者也孔子於二則曰中正也於五則曰中未亡也不言所豫大矣哉此則吾儕之所當講習者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中正之道乎阮曰然乃筆其説

鬼說

周瑛

有鬼乎曰無鬼也色如削瓜（皐陶）膚如植鰭（傅說）身如斷菑（周公）首如蒙倛（孔子以上俱見荀子）此其人死且數千年鬼猶怪形人無見者無鬼乎曰有鬼也介而行被髮而踴豕立而人啼執弓矢向王以射王伏弢死其事甚怪也然則鬼有無何居曰人之生也泊乎氣耳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散而未盡而祟興焉蓋氣盡而死者魂歸于天魄歸于地矣祟何從興故皐陶傅說周公孔子死不為怪者氣盡也氣未盡而死者魂升而沉魄降而滯故鄭伯有趙同公子彭生周大夫杜伯死而為

怪者氣未盡也然則無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暫也雖曰暫有終化而無若于謂之無鬼可也

震雷說　前人

成化癸巳春州民有震死者或問曰雷有形乎曰無形也無形而震者何也曰陽決也陽動而陰靜陽闢而陰翕二者其性相反也惟其相反而不相代故其勢相持如倪然於是動者欲出而為靜所制闢者欲散而為翕所拘故陽挾陰以行飛走振迅動盪盤薄或左或右勢無定在久而陰負則陽決矣陽決剛之至也遇木則木折遇石則石裂遇人與獸蘁粉矣雷

何擇於木石人獸也哉遇其決耳曰雷無形而人拾得雷斧者又何與邵氏謂星與雷皆石氣也星殞于天而化為石雷震于地而化為斧皆石氣也雷何形哉

文昌祠說

前人

今天下郡縣學多建文昌祠祀所謂梓潼帝君者守正之士嘗撤其祠矣然未有明白著說以辯之者考天文志斗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占天者謂文昌六星乃天六府主集計天下事又司祿主賞功

進士考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說者謂即文昌第五第四星也由是觀之則所謂文昌宮者指天星而言所以祭者則隸于大宗伯也今夫文昌祠正中而坐者為梓潼帝君帝君左右二童子曰天聾地啞相傳以為帝君判天祿二籍職貢舉天聾口得言而耳不得聞地啞耳得聞而口不得言故其事密秘又有九十七化書謂帝君所作大都竊吾儒之緒論飾異端之邪說詞人學子不知其妄爭祀之吁亦惑之甚矣夫道莫正於孔子而人之為學莫先於孔子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教人定

心志也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所以教人修人事以聽天命也漢董仲舒對江都王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論者以舒為學得孔門正路以其知聖賢所用心也今方建學校以講明孔子之道將欲使學者翕然趨之顧乃祀怪誕無稽之神而導以奔走利祿之路其可乎愚謂得全璞當毀碔砆種芝蘭當鋤荊棘孰謂孔氏門墻而此淫祠可無撤也

林孝子傳

黃璞 見本傳

林孝子攢泉州莆田縣人初舉進士不第仕塞垣後仕不擇祿為福唐縣尉冀遂迎養未果聞親有疾奔還其家行不俟⿰飠卓而失哺及罹難疾殆至殞絕漿不濡口往往三日或五日自埏磚甓營丘壠及踰葬期獨廬墓側飛走助哀神祇薦祉故白烏再集甘露聯降泉州申使府時貞元癸酉歲李若初廉使玆地深所嘉嘆遣從事親往視驗會天久暵乾露彩融釋攢拊膺大哭曰自盡於其親人子常道貞符之降本非

所望向着所降其福我耶其禍我耶今使車將至荀無所驗非餘骸足顏柳將殊乎州里矣逡巡愁雲四合異香中來觸物氤氳發成甘露煥然五色鶴然甘味移時不消千木同色靈烏素質翻翻來翔闔郡共觀無不從驗以是侍者知敬悍者知馴既圖其狀李公錄以上奏德宗敦勸孝道降制褒異命立雙闕於其墓旌表門閭舉宗皆蠲征徭學加爵饌造今號為闕下林家歐陽詹曾序甘露述備詳其事黃子曰天道不遠感而遂通林生因心之感上達乎天景降祥符坐獲旌表是謂天爵豈下萬鍾之貴遂登名此書

以聳孝道云爾

題跋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劉克莊

某爲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馬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孫陳君見之葢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

嶤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公獨諄諄然
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生耒涗帛布而隱然任世道
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哉初餘干縣尹有
慽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慽萊公元城故智張旱特
甚井伯文適在吳中先馳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
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
公書傳楊惲蔡中即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
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前人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

天下學者尊師惟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
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
人芥蔕胷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劾章
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
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
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臥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
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
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許教一鶚廷對策　前人

友人許君孟翀奉對太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

予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所善洗濯前非之日也迺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嶷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嶷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

節似安國君可不勉哉

跋詩家道山集

鄭南吉字升伯號溪邑齋

作詩難編詩尤難古人編詩多矣往往病於體格不備或人非李色未爬到癢處或所作體豎一偏只編得自家詩雖前輩諸賢有所未免余少讀詩惟喜呂氏麗澤臨川曾氏選唐絶句今得林君德明所編詩家道山蓋畧祖呂而詳於曾又善推原昔人命意之本造語之法摘其微妙以示學者詩之關鍵具是矣然君猶謂初學啓蒙其縱横變化出乎規矩之外所謂神而明之則存乎人丹爐鷄犬白日羽翰亦自夫

吸新吐故鍊形導氣中求之君自著有敝帚集所謂

毗到飬處不墮一體出乎規矩者君其得之矣

跋李仲元畫晉諸賢圖　　　陳旅

晉人清虛宏遠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當時取人

先白望後實事司馬氏不作職此之由茂弘豐功雅

量在江左無與倫儗然不能用陳頵熊遠之言以革

曠誕之弊安石有朞功之服不廢絲竹士大夫習以

成俗此謂可惜也餘數公皆一時名人然皆未免有

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於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

艾乎

跋許益之古詩　前人

右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首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於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於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之皆非其至焉者烏乎無儒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沉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討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者追若未遑他及而此詩沖澹醞藉音節跌宕

而興致高遠乃若專攻於為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耶觀其詩想其為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於用者耶旅學不進而志未衰欲受教於淛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遺墨不勝悵惘而歔欷也

跋方詩境叙長官遷莆事始

方大琮

大琮曩見鄉人凡諸姓墓誌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唐光啓中王審知弟兄自固始携諸姓入閩此光啓之固始也前此

晉永嘉亂林王陳鄭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之有長材秀民舊矣借曰衣冠避地而來豈必一處而必曰固始哉況永嘉距光啓五百七十餘年而來自固始前後脗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漈先生集謂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弟兄以固始之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時貴固始人其實非也然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始之由嘉定辛巳游

宦江西有清江同姓人携寺丞叔所辨長史自固始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盖知長官因官入閩遂家於莆猶在唐世援据明白其為祛惑信矣敬録于前

文安公帖跋

余謙一

右先文安公遺墨一紙於里巷學童剪裁故紙中得之雖不甚完猶得五十八字盖宦游他鄉與母家延陵氏所作也方承平時公之真蹟懸金莫能致況兵火後乎冷笏舊氊誠吾家至寶此紙為家書内幅不過候問㬎恭爾然篤實忠厚藹然見於情文自其本

求之孝之所推也端方嚴重凛然見於翰墨由其內觀之敬之所形也書法心法也心法家法也艾軒先生論公父子嘗嫓之萬石君家一言以蔽之亦曰孝謹而已烏乎後之人其勿替之乩

讀韓柳蘇黃集　林光朝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讀柳文

顧長卿 見木傳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鬱蒸悒悒如墮甑鬧既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篋得柳文數帙與客詠誦以釂日客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間未脫駢儷習閒又好爲浮屠代作慧語去韓迥甚予曰二公生相好文筆相軋輒然柳非抑慊韓者毋輕訾讀宋清傳客曰余謂刻削多微詞非耶云李赤傳曰甚矣又讀謫龍說曰爲尚書郎例貶後懟筆也累累讀蝜蝂傳槃盂鼠戒愀然曰予學以論怔妄尊而儕人類於是蠢蠢者柳又甚矣最後讀何間傳曰噫

君臣之際尚忍言之是不可以訓譔卷啙啙（好夜切）若
不能平者乎曰是惡足為之懲忿而啙啙者耶夫始
貞而終凶倏合而作棄飽食屐貸伊非其類以是非
好惡遷其神卒飲愧死以取訾於世世或有之若子
厚之飾說寱（牛世切䚷言也）語峻文譏詆則適足以為已之
訾而烏足以訾人子厚雖世業蹤高科躋膴仕廡悍
自表襮其禮節猶未改也一旦勢利扰（[illegible]）於
前意不能無動伍（郁伍力媚切）文陰詭險詖鬼蜮之雄其
並緣以為名高者群惡必熙賴男子爾頑嚚沓（蹤徒切）黔
也貪權賄重輕曾涸（胡用切泱也）則不若顧乃詭笑側視

以為是我良友過矣又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安元元豈往易病惑耶利帝之昏抑太子之明雅盱淟涊（淟他殄切涊乃殄切淟涊若泧惡說）盜暴萬狀以為真飽飲無禍也重離繼天陰類惡物棄隱處而子厚亦頻踏躪於越楚之郊晚坐夢得玄都語又例徒卒譏斥不能起悲夫子厚與持不自顧賴遂厄窮以斥其才高其負詬重又不自緘默顧欲以文墨語言之技戕囊隅角懸懸（天界切果敢也）然取勝於人至死不悟噫失身撓節貽笑千祀文雖文無益也然則卑之為涸蜀極之為荒淫下之為市人反之為異類是皆不足以訾人而適足

以為已之訾也果矣客曰唯唯是足以為戒

書鍾馗夜獵圖　楊慈 見本傳

楊子嘗與越客觀鍾馗夜獵圖于莆陽郡傅傅先生之冷軒既撤卷客乃攘袂整冠翼拱而前曰鬼有之乎予曰有陽而為人陰而為鬼有陽斯有陰有人斯有鬼何謂無乎客曰吾聞之人之死魂歸太清魄歸太寧化為野土如水之氷靜聽之不聞其聲熟視之不見其形其或為妖為孽騰躑陵或嘯于梁或過于庭驟觸于人莫之敢攖抑何怪耶而莫之知也予曰居吾語女夫大鈞播物萬象化成生有食色死歸

窈冥冏其理也然或生不得其正死不得其平精魄未散結為陰靈凭以澤有委蛇戶有雷車黃熊為玄鯀大豕為彭生山夔一足千亍以行傳諸載紀言足詳聽予何疑於是馬客曰茲則然矣乃有一士天挺之英猛鬚列戟怒目流星圓笠覆首蹇驢宵征百鬼前驅以將以迎兵膠戈戛弓矢弸彋魍魎聞之而股栗魑魅覩之而心驚予則莫知其所以能也願為告馬子曰斯人也重金為娃九首其名棲遲翁阿垂帷閉榻資輝螢雪刻意汗青揮毫如散霧吐辭如建瓴是所謂終南先生者也方其時孽婦窮號虐孫以傾

群小跳踉沸如糜羲炎先生思圖匡復汛掃搶欃欲梟二張於藁街軼五王而獨稱梟何抱藝三試弗獲一榮觸階以沒流血濺纓憤懣之氣人殆莫之勝也夫生有所發死有所與在帝左右一降一升秉符試劍麾除妖精蓋能使群神而呵護是猶上將之驅強兵也寫真繪象俱得其情予猶我惑則史氏可徵容乃從而謝曰愚蒙重蔽醯雞在甕微徹吾覆焉知日星而今而後乃可言夫幽明雖然予不語怪吾嘗質諸孔氏之經

跋夌舟圖　林環

范忠宣麥舟事古今掛人牙頰而紀傳不載論者惑焉且謂其有父兄在不稟命而行爲反傷於義噫何其厚望之甚耶予曩嘗爲詩以辨之其畧曰東吳仙客芙城主家有三喪愁未舉睢陽東來美少年遊於相逢泣相語世無元振空嘆嗟意氣激烈當何如麥舟五百豈足惜一旦委贈寧躊躇歸從便道獨徒步懇懇趨庭道鄉故片語相逢唯諾間千載令人長慨慕噫公盛德天下聞當朝柱石稱元勳麥舟義高非所重後來議者徒紛紜後於近代名儒集中獲覩韓明善陸子方諸賢論議如曰盡日趨庭言底事高風

不在付舟時此韓詩也若夫謂范高平清規懿德卓冠當代麥舟事不足伐則陸說也於是益信予前所辨者為允而深嘆范氏父子世德之盛也今忠宣之幾代孫某持麥舟圖卷來索予題余嘉其能心祖父之心且於是為得其實故併書或者之說與余曩日之所辨復質諸近代諸儒之所論附於圖左以白忠宣父子之心且使裔其後者知乃祖功業之偉有未可以一事求之也

題紹興戊辰登科小錄後　宋端儀 見本傳

登科錄不過錄一時榮遇故易代之後多弗傳茲錄

之傳以有大儒登名其間爾由今視之是時夷狄制
命禽獸逼人秦檜方持國柄挾虜勢以挖君父臨軒
之問專及光武抑臧宮謝西域之事大抵皆檜意也
凡一時縈衡篇端以有事貢察如亟仮余堯弼沈該
湯思退詹大方之流類多檜黨蓋至是趙忠簡張忠
獻李大發胡邦衡范太史諸賢或斥或死或鴻飛五
湖之上而宗忠簡岳武穆亦已啣冤九泉久矣雪谿
方熾和議方堅群憸滃訿衆口一談至於大對之策
令人人巳無復完篇惟宋史編年畧著董德元陳孺
王佐三人皆譽檜功德深䛗夫前代用兵失計必以

自治寛和為說遂遜居高選而方與志載徐履南省第一檜欲牢籠之期妻以女履徉往不荅一字得附第五甲末時㖸有殿榜若還顛倒掛徐履依前作狀元之句原履之心蓋實恥言和之一字不欲附麗非人而為是舉則一呰端人莊士持正論之幟如履者想必多收寘後名焉錄中如蕭燧李彥穎充袁韓彥直胡元質芮燁莫汲王師愈諸公多名士惟葉衡至相亦不免遭史氏貶議若王佐始雖譽檜其後交遊朱呂大賢為世名從稟德元乃傾心附媚蹤躋政府遺臭萬年矣然則是録雖錄第遇流傳至於三百載

善觀者既於此考求一代科目規制而當時用人之非行政之失與夫榜中多士賢否咸可以槩見焉其於政教亦或有所關繫云爾偶同年友鄧侯元吉取徵本翻刻高郵郡齋出示於余因題于後以歸之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前人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

壞國之所伏以爲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斵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怍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撿

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　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閫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公弟叔肹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肹之心乎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

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外澄清録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榮辭音奏若告勑咨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録參錯無倫緒予既略爲更定而幷以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誰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道云爾

題靈棊經　鄭瑗

靈棊經上下二卷其爲卦二體備者六十有四具二體者四十有二具一體者十有二無體者一合之爲

百二十有五不著作者名氏相傳黃石公授張子房書又云東方先生用以射覆者又云淮南八公傳之淮南王其說不一要之皆無稽之言也按其中有商山四皓之語四皓入漢而名始顯下邳老人安得反擾之為故實乎又按朔傳載其射覆數事亦無與此書相涉者淮南王安特以好道術故以是書託之尤無所據及考其辭韻非先秦兩漢文字明甚大抵近代好事者欲神其術往往假托怪神皆不足信南史載江謐占得金盌玉杯之兆自謐以前不見史傳意東都末造或南北朝術數之士為之也然細研其理則

似非知易者不能作昔楊子雲作太玄其文與古綫逼彖象而不免為儒者所詆為其僣也此書雖樸質無華而宋張大儒反有取焉者以其雖不求似而理致獨冥會於易也其占法頗簡於易以十二木而當其五十策以一擲而當其十八變以百二十五體而當其三百八十四爻其陰陽奇偶老少吉凶消長之理猶夫易也蓋精於理數者約易而為之觀者取其可取而闕其可疑政不必借重於前哲可也晉駕部郎中顏幼明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本朝誠意伯劉伯溫皆有註釋以愚觀之顏何之註凡近無理決非其本

書否則近世無籍埜史妄加竄入以亂之耳惟劉公之解兼用夫子賛易朱子本義之體簡切明備可謂深得其歸趣若此本愚見之廬陵王先生氏愛其使於稽疑因假歸手録之其間舛訛尚多以無善本可訂姑仍其舊卷首有祭法祝辭尤媟褻不經因略倣朱氏易筮儀僭為更定擲卦之儀如右原本每卦別有五七言斷詩頗淺俚今皆删去顏何註以其間有可采者姑存之覽者自當玩其象占而參以劉公之解庶不為二氏所惑云

論辯

擬辛伯諫周釐王　　鄭瑗

曲沃武公既幷晉使上卿載其重器以賂于周辭曰曲沃臣稱使下臣敬布其私于王之下士昔先臣成師分國于沃於今六十有七年奕世載德以逮于稱晉宗寖微鬼神弗享黎民咸貳今稱祗畏天命底定翼都撫有晉國獲守唐叔之祀顓傚于文王武王以事　天子不腆敝器敢致諸下執事若　天子不遐我棄寵靈晉國辱使一介行李照臨敝邑以鎮撫其社稷俾奔走職貢以從諸姬之後豈惟稱獨受貺其

自成師以下實嘉賴之釐王詢諸公卿皆曰仲虺之志有之推亡固存國乃其昌是殷所以興也晉自昭孝鄂哀不君久矣桓叔莊伯世有施于其民晉人之無斁而有沃也厥惟舊哉臣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其將由沃乎人心所嚮天實建之從人順天不亦可乎必許晉使辛伯諫曰不可許也夫晉武王之穆也實受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九宗五正以處參墟匡有戎狄與周匹休永世無斁幽王之難文侯與鄭伯入定平王王室之不隕繄晉是賴平王錫之秬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命之

曰父義和女多修扞我于艱也自昭侯于王之與以甸侯建國王吏弗問晉於是乎末大而本小自是以來曲沃日尋干戈荐賊其君又不能正失刑甚矣今晉侯緡桓王之所建也而稱寶虐之又肆其國極顛覆其宗國獲戾于天天實厭焉王而爵之是違天也何謂順天凡有血氣誰無君親賊君滅親人誰與之王而右焉是弗人也何謂從人違天不仁弗人不義仁義不修何以在上夏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今王易之是與篡也夫國有民社焉有兵賦焉其誰無覦心闚王獎篡將效尤焉

效而討之彼則有辭敎而不討篡者衆矣昔先王之制九伐之法大司馬掌之曰敢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先王以是臨諸侯而正邦國是以萬邦震疊九夷八蠻莫敢不來王及周德下衰諸侯不享於是乎司馬弗職而篡臣僕逭于誅周之不西則職此之由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王不是監周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王曰曲沃因而陵刈倍地焉若之何圖之昔平桓之世虢公虢仲再以王命有討于其國無損於寇祇罷師徒今我師實燆而以臨勍敵不亦難乎乃辭辛伯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錫之鬵鬯之服武公爲之賦無衣君子謂周莊王於是乎不君矣君奉天罰罪者也尊臨九有齊四海是富何患無財甫刑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吏而粥獄猶聚罪焉王而爲之何以奉天罰雖東也與刑末女若拒其賄而聲其罪王靈既張方伯修職群后協從夫誰敢不承之今不唯大義是昭而強弱是較悵諫文非以淫縱其福威瀆天紀矣何君之爲

擬延陵季子諫吳子餘祭　前人

吳伐越刖其俘以爲閽吳王餘祭賍焉延州來季子諫曰不可先王祇慎其躬建立師保以將順其嬾匡

拂其過道之教訓傅其德翊保其身體輔弼疑丞疏附先後絕其違而糾其愆啓居寢食惟正人是親刀鋸之餘各有常守故以墨守門以劓守關以髡守積以宮守內以刖守囿唯啓闔糞除是司比于輿臺牧圉弗齒于鄉士棄守奸政歐有常刑周書曰昔在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啓居無不敬也發號施令無不臧也今君嗣有吳國不聞令德之建而隣國是馮驟登其俘從而嬖焉無乃不可乎夫小人何厭之有怙寵將恣恣將肆侮侮而制之祇召慭焉聞之鳳不比鴟蛟不腊蝡非其匹

也君棄其尊而刑人是亟數典褻威民何則焉且越
俘吾仇也我陵其邦又殘其支夫其包藏禍心伺舋
而動久矣卒有變也若社稷何弗聽使守舟五年夏
五月王將觀舟季子復諫曰諺有之曰淵海可測人
心罔極君不戒焉禍其至矣禍不可玩諫不可咈安
不可徂怨不可通玩禍為闇咈諫為愎徂安不祥通
怨不智今茲具矣能無虞乎君必悔之又弗聽王乘
舟閽以刀弒之君子曰詩云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其
吳子之謂矣視爾夢夢我心慘慘季札有焉

鄧巨辨

林俊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養皆毋食必問所與與孫尤人情毋愛之矣毋所愛非順也况恐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耶毋繼有孫之問欺可乎告之可乎難為巨之詞矣使毋痛其孫以吾故恨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為巨之書矣春秋以趙盾正卿不討賊書弑巨弑毋矣毋固無恙巨不得辱孝以絶父子之倫列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胥失之矣殺子事君殺子事毋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冊書足信

乎曰充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說之邪陷巨於惡教天下蔑倫巨始也作郭巨辯

祭文

路祭端明李尚書　林光朝

嗚呼涉世故多是謂華髮處世故多斯見其節公仕淳熙主知自結大編兩進補史之闕　先帝曰俞乃寘于列中更紹熙值天降割言者踵至公留之切歷舉綱常幾至流血開禧弄柄風濤潰裂嘉定更化天日昭揭雍容其間璽曰明哲如栢斯勁如玉斯潔帝眷世臣寵之賚札召棠蔽芾荆湖閩浙惟信惟忠甄表誦說貞元朝士日就衰歇嗟爾老臣有疑資決煌煌紫殿王之喉舌二十七跡期於屣脫問訊泉石曾

未逾月胡慘彼蒼一老竟奪曰福之脩曰壽之達曰
名之全何愧碑碣某等同仕通德遍名閥僅見典型
刑藐然故笏送車千兩遮道執紼何以寓哀蘋蘩泉
冽

祭李文靖丞相　　前人

嗚呼世壞極矣如苴漏舟忽檣摧而柁折雖[illegible][illegible]
驚憂寶紹之餘疽熟未裂久居忽宣元氣一髮公如
和嘗既力言乎戰之非端嘉以來通國吹齏惆疑虞
喝聽命於夷公如著蔡又直攻乎和之害　天子察
公忠實不欺與神為謀舉國聽之公既無矜心亦無

懌色顫瞻四方戰戰慄慄痛搏浮費嚴杜倖門貂覓衮衣所欲不存行之朞年把握稍定君倚其誠人服其正內修百度外撫四夷徐徐條理吾國庶幾天道好乖人事叵測大星晝隕千古一息允垂震悼百僚齎咨四海流涕知與不知綰相唐宗不滿百日司馬當朝九月而卒撫今懷昔令人涕洟身歿名立公則何悲所可悲者天下大勢智者復生未知攸濟上軫左右日視其家公身雖亡公心未泯精神所遊當訴于帝亟回帝心降福斯世受恩深厚孰如我哀茫茫九原公尚歆哉

祭方鐵菴文　　　　王邁

壷山之陽烏石之麓鍾英孕奇方爲巨族一經堂中有書連屋兄生其間德温如玉方在妙年登文字錄擢第而後無書不讀大肆於文韓膏郁馥榮進澹然雅不欲速三十年間下僚沉伏迄于端平賢相薦𢹂戔帛賁園白駒出谷兄至是時始官輦轂後村與我並班朝錄見必相規謹勿進熱毋卿而圓毋佞而曲我出任言先被竄逐兄立言坡張聰明目冷語氷人見者項縮雖爲虺蛇磨牙摇毒一笑而歸幅巾野服日相過從坐必更僕整整四年紉蘭餐菊文清當軸

我官先復自分踈慵潛深伏陝兄持紳節維藩若沃
徃帥羊城閱歲凡六仁政春熙風濡露沭德量汪汪
陂停淵蓄吐辭出令牖民醫俗戒戢凶殘勸相婣睦
龍戶相安左饘右粥鯨波不驚接艫連舳天雨飛粟
倉腐紅粟家家蘇香旦旦以祝聘元老堂顯允方叔
頌言享此如天之福豈謂倏然去騎黃鵠比年以來
幾經換局大老元夫云胡不淑西山鶴山悅齋天目
穹車方駕誰脫其輹莆坡李杜人望所屬台鼎方調
誰折其足袁曹劉徐從班耆宿名雖長存數則何促
兄留于外方立於獨大廈將顛又壞一木視天茫茫

四方蹙蹙旱連江淛兵拏淮蜀失此偉人謀國者孰維天無情維民無祿幸兄有子碧梧翠竹坳之異時前燈可續我念平生情同骨肉去我傳書連紙數幅方寄筒郵酧命之辱忽聞訃告哀淚盈掬潔谿招提置位以哭桂酒一觴生芻一束寫此哀詞靈其洞矚

路祭西山先生文　劉克莊

烏虖先生屬疾聞者齋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移書千里迎醫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高叟晚登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略已

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乎生修方未試刀圭謂天
無意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
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烏虖昔者之來大帶深衣
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旐素帷都人相弔
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
僭長簡書僅至江湄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前人

嗚呼早容闈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閽四五流涕
請俟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闥值建
督府聯名駁議條晝縷數曰此虗形不可制虜衆譁

且怒二氏實沮衆後諸事略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溢浦二十餘年世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相予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次參公先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直補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評公金根玉叶王謝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庾竟復奚爲齎志千古士無絕盟國無謀主欲往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來歆否

祭湯仲能文

前人

烏庠阜𢬿存齋中交海靜晚善趙公珠璧輝映四海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泝淵孟粗而事物妙而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明辯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確訒森嚴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之亂國風之興逍遥古雅掃去哇鄭詖詭逢掖沾丐殘賸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遲合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豈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梯忽落千阱孰能容之賴

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群

馬旋渟維君屹然鐵壁萬仞寧煑折錨冑傾墜甑九

冠一髮衆醉獨醒起救凋壘蕭蕭雪鬢瑩屛觥豆庭

絕咎榜辯香爲留鳴鼓攻鄧無渼苦然有似苦硬未

嘗之興特不獻剩自吾得君惱亂煩振從容叩紫宮

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憔姓雋腑書至肝肺傾盡首

敘契闊末言疾疢上界君節士聚梢麼于寧一月小

休三徑彼使來爲此介往洞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

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睽嗚呼君昔在

列曷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

嶽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奮筆誅佞仍不撓

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愸先漢廉吏有唐卓行緊玄冠冕亦國龜鏡厦榱棟摧航失纜矸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芻君倘來聽烏虖哀哉

莆陽文獻卷之七終

書啓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見本傳

愚嘗以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與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幸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賝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　太宗剗單兇

孽天下廓清姚宋相玄宗嚴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我疆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倘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蹉跌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太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常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晝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富

貴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周亂嗣士
辛勞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
終不及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
餘年無救尺土之功者豈　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
不得其人耳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
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强者閉壘自守弱者
棄壁而逸豈暇為　國家以却戎慮乎愚所謂脣之
不存體將安舒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　宗社之
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
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　朝廷既切

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廉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斗粟必欺於尺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廻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命將必取其封錫已榮者封錫已榮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克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與因

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遐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倘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奬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奬否則孥戮此貫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岩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晉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與王雄書　　黃滔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其辭以贊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齎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楊優喙干諫舌啼哀態彩婦德得不為罪人乎是乃掃除𣪍律直寫一二強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学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紝雪之與桉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其今獲閣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比寧敢輒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

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飾躬處已講論文學興廢指切知已可否雖常人俗士聞見之亦宜感動況吾曹乎則知綿十舉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闒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窒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騈實貨遊者或務所獲某之來也閤下之文為至寶奇貨充所獲豈不厚於他人哉願閤下脂轄躍轡存討貢闈高取甲乙第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

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濬孫泰李瑞閔
延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宣某再拜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舉薦黃晞奏草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
自喜不苟與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
乎感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
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
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
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
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

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脩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捂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奸詐巧僞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　天子聖明辯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

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瀆況敢毀之睎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睎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　朝廷其簪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衰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風溥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不宣

與朱編修元晦　　　　林光朝

前此數得來書祝耕老有五夫便人去令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黄亭只相隔得三二日所欲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比承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語當不止此耳林用中開以館舍處之得質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疾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查少卿元章　前人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迺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為太苦嘗意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槩可以凌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楊次山　前人

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為塲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豈敢輒出塲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所遺後來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八

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為之出涕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又初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孫潔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樣中乃

為無愧耳

上宰相書

鄭樵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年病不任道途謹再拜遣書獻于鈞座樵生為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圖書識盡先儒閫閾山林三十年著書一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已者其說有三投老入京華載書謁相府其一為樵暮齒餘齡形單影隻鉛槧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向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顧以

藏中秘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矣
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投納蓬山高邃
自隔埃塵芸草芬香永離蠹腐百代之下復何憂焉
其二為兵火之後文物蕩然共惟相公撥灰燼而收
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於地士生
此時寧不奮發樵也頗討理書以圖自效使東南之
遺書已盡古今之圖譜無遺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
不畢陳于前前年伍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
伏蒙提省之辰特與嘉歎既而又蒙傳示鈞誨之勤
舉行求書之說既而又蒙歲終會計指揮收入校讎

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爲審音而鼓馮驩之鋏爲知己而彈弈棋所以甘心焉其三爲修書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未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脩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天地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凡賦物不同形然後爲造化之妙脩書不同體然後爲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晉之文而爲一書每書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矣襲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自成一家言始爲自得之書後世之史家初無所得惟

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為己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為綱以其滋蔓者釐之為目後之史家既不通馬遷作表之意是亦未知遷書之所在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為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堯舜旁通乎秦魯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馬遷之為書也當漢世挾書之律初除書籍之在天下者不過書

春秋世本戰國策數書耳遷會其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黄帝旁通乎列國使天下無遺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後之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脩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止安得為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為水不會於海則為泛之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論會通之義以為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會通之法去年到家今年料理文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

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而為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知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群書會紀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之分野紀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諡法運祀議郊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之所作字書非許慎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宋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註詩名

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於陸機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則知樵校讎之業於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雞林無貿易之價而鄉校有諷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為人所知未終篇之間已為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功業難成風波易起深恐傳者之訛謂擅修國

史將無所容焉

與眞西山書　陳宓

某恭以春序平分東作惟時伏惟躬行古道導民以仁列邑蒙幸神明勞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夏承禱雨疚心失於求誨之便迨今未嘗不恨秋間拜狀後僕僕道途十月望始到官自江州德安入境旱歉在目權官不敢檢放某亟委官下縣覆視星子放七分三鄉都昌八分一鄉建昌五分九鄉通放七分以上廪無兼月之積田里嗷嗷即申省乞給助米來既後時亟於去臘具奏援文公淳熙七年例借上供折帛

錢為糴本米既不可猝得即以官劵先自下下戶濟之此月初始得倉司應副米斛九千五百從省劄所報又荷憲司申省得度牒三十道漕司亦助千斛此月建昌一邑方能施行星子都昌則自臘月已先濟糴流民餓殍幸不至多中間梗於倉使見疑今始孚信幸不至缺事但軍食白撰二萬石為緡六萬有奇申請於朝尚未報以此日夕憂懼邊事方殷總所戶部文移不絕雖八年所欠綱米朝省以下運司體究當錮者猶且不免追督則目前之欠何時可平以此欲遣一人至家中爰作書屢輟以至於今時事宦途

如此豈不可畏今歳救荒錢米不及八年三之一不敢不𩔖實支散㝡荷譙憲於兩司及番陽兒官劵萬六千緡以應目前百姓因思八年之惠得賢部使皆𢇁心叶力民賴以生豈非一路之福今玆施行多循成式但錢粟不多未免以戶計不以口計革去偽濫須及困窮百謫在前非所敢顧期少稱　聖天子選侯牧民之意耳何緣數數以書請教第劇尊仰乞為一世保重以慰桐城父老之心至於善政善教不復諫誦下情至扣

李丞相宗勉　　方大琮

某屏居絶不聞外事自縉紳傳誦政地辯和兩疏後又見邸狀言宮府事尤切百尺竿頭此豈眷智力處留者欲堅偪者欲進遠者欲入獨凝然其間不阿意以為悅不買譽以為容端月二日揚庭播告超冠首台則內之宦寺宮妾不知名者外之兒童走卒無不知名者朝野相慶同然一辭此豈人力所能為哉上意也天意也惟至誠無僞可以感動人主惟至公無私可以悅服天下惟至定不惑可以鎮重國勢大丞相皦然之心上知而信之天知而佑之人皆曰今之最難者內堵外鞚也然三聖在天之靈有望焉億兆

姓生靈之命有賴焉千萬世之汗簡有光焉某誦焉
何足與斯世有無之數仰蒙大丞相先生登庸之始
以不肖為啓擬初義上猶記其狂瞽之言雖命不果
下而中外閱報皆曰昔者探主意所欲罪者今乃極
力薦進之丞相之事偉矣昔有追讎盡言者今不惟
不怒之而又生全之　聖上之恩大矣某聞之為之
感泣者累日粉軀碎骨何以酧大德自伏讀麻制其
喜不在人後其賀不敢在人先惟大丞相亮其心而
赦其不敏顧猶有欲言者丁酉秋某與劉克莊潛夫
王邁實之同被劾未幾某與劉皆得祠王尤貧獨未

之得其人本為大丞相所愛不能妥帖乃其自取是
亦教之之意其後一鐫又兩鐫則人或以為太過若
蒙韋復而畀之廩尤見海涵春育之量劉潛夫素為
大丞相所器非獨其文字今世鮮比而通古今熟典
故可稗廟議而吏事尤長特文掩其才耳區區竊謂
丞相宜自收而用之王友也劉親且友也非固私之
也姚珤貴叔投袂赴建於焚燬略盡之餘反側未定
之際辛勤三年郡人德之罷歸已久未復職未得祠
亦廟堂所當知某素與之疎得之公言云耳王幼學
都承若使之立朝似有淮南寢謀氣象　朝廷豈不

能著一骨髓之士以自壯乎更在鈞念某已灰心斯
世而猶耿耿有未能忘輒復及此強聒死罪又有欲
言者鄭觀文端平初不可謂無一變之功不可謂無
收進諸賢之功獨輕舉一誤亦功過不相揜者其時
徐直翁一二人未入臺前已明非之不害其為直臣
最是一項人面獻諛語又退誦於人纔見其解政則
向之誦於人者轉而為罵有上書攻之者未免以遷
除之滯速為言大凡當國者以天為心固不計此而
士風則薄矣今亦有不肯言端平諸賢者亦有言其
時之賢而責其時之相者然其時之賢是誰致之則

今之攻者可少止矣不知退傳近況何如惟大丞相念之某又復及此強聒死罪

曹侍郎幽　　前人

某之愛弟涓孫坐春風中三閱月歸前一旬問其所得於東畎先生者道德性命之微議論出處之正文章法度之要政理設施之序皆能領會其略舉似其凡對牀之夕歷歷不遺如某之有得於親炙也至於慨世道之消長念人物之離合而遠外廢放之人尤致其拳拳豈特一方朋友聚首感歎而已涓弟出示誨墨二百餘言莊誦竦敬始里兒之凡下者以其標

置者議之今觀公之所謂高者乃曰自強為善曰行已有恥此則平實工夫也而高莫甚焉今世孰能之若此論行於世則虛矯之說破而踐履之德進人才可成而風俗厚矣因思前日鄭尉亦得寧拙毋巧之誨且曰今之士不可不存樸拙意思尤為深切往往後進之來謁者隨其器質皆有以箴切而點化之其加惠學者之意甚厚矣某杜門絕不知近事有傳新遺補初義讀者皆以為彼區區獨有隱憂時艱極矣若股肱常得重臣耳目常得吉士則大法小廉相與汲汲扶持猶或庶幾若更起迭仆倏憂驟喜非國之

福故凡群情之一快皆元氣之一傷也二府虛實中外屬意於侍郎皆無異辭蓋其心平其量寬其守正坐乎廟堂則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無恐不善者有所化而不敢為公道常明大勢常定各以其材智思慮用之於扶世運捍外侮之際而不用之於相傾軋互反覆之私則元氣固而縉紳與 宗社俱受其福矣惟閣下留意

復姻家福清許侍郎書 陳文龍

文龍為理宗太學生度宗狀元九箇月越州窮僉判八箇月撫州衰太守享 朝廷祿食僅八年尚能自

決他人受用大宋幾年富貴各要保家計養子孫略不思大主人家祭祀無所附子孫無所托彼蒼者天此何人哉孟子曰效死弗去賈誼曰臣死封疆國事至此不如無生惟當決一死以守來書謂同舍之義布衣之交此朋友之倫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文龍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若以區區之守義為不然或致殺身覆家鄙意則以雖闔門磔屍數段亦所願也請從此訣勿復多言

復唆都元帥書　　前人

來書謂我名蓋天下何書不讀既盡與古豪傑過當

我平生讀書但識孟子幾希去存左傳有隕無二字如此而已但謂天數如此何必固執不能嘿嘿宋三百年天下列聖相承無有失德未至天遽厭之柄國非人不幸至此譬如大家不幸破敗如何亦留破屋荒田與其子孫我

太祖造宋柴氏俱有分地閩廣數箇破郡存趙封疆豈非盛德事乎不然最爾小州把作田横島有何不可昔微子之宋聽其自存聊栖以東置而不問惟執事圖之若弗獲命磨礪以須

莆陽文獻卷之八終